

D02 潍坊桥梁安全调查·特别策划
TE BIE CE HUA

8月25日,记者再次经过安丘大汶河桥时,发现此处已经限行。限行2年后这座桥总算被“打入冷宫”。这座服役45年,见证了安丘发展的大桥开始面临大刀阔斧的改造:桥面拓宽、桥墩加固、钢筋加粗,等待转危为安。此时比邻的永安路大桥亟待通车,对比一下,正在“手术”过程中的汶河大桥有些“落魄”。哈市桥梁坍塌的惨剧还历历在目,危桥不能再惹事了,赶紧修修吧。

45年的北老汶河桥

一桥飞架南北,汶河变通途。

安丘市解放后的第一座汶河大桥位于潍安路北端,1968年由昌潍地区公路段投资166.48万元修建,总长531.6米,桥面宽7.1米,桥跨组合为:54*8.8+6*8.5,桥梁下部结构式钻孔灌注桩,上部结构为三孔一连续现浇实心板。据安丘市公路局副局长刘克强回忆,当时建桥时全安丘只有5辆汽车,安丘市委市政府的两辆吉普车和汽车运输六队的三台老解放。相应的,当时该桥的承重标准也仅为75T至80T,“车少,桥的承载力设计很低,放在现在170T、180T的也很常见。”桥梁工程师陈佃强说。

老汶河桥之于安丘,就如同汶河之于潍坊,他们都见证了所在城市的发展。1968年,老汶河桥建成后,单位(一天)车流量很低,1984年则达到1500辆,而今改造前的老汶河桥单位车流量已经破万,虽然经历了206国道的改道,但依然是省道的她对于安丘来讲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。

1984年,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加,老汶河桥已经满足不了出行需求,便在老桥的西侧加宽新建另一座宽距7.1米的新桥,结构形式与老桥一致,现在的潍安路大汶河桥便由这两座分离式的桥组成。

“由于当时设计、修建标准低,大吨位车辆的增加使得桥梁出现了各种弊病”,陈佃强说,2008年的时候,因桥梁出现了桥面铺装裂缝,桥面伸缩缝破损,潍坊市公路局投资91.6万,对该桥进行了第一次改造,奉还了桥梁桥面铺装、伸缩缝。但2010年5月,这座服役45年的桥梁再次迎来“痼疾”:桥墩坍塌,桥面断裂……当月山东省公路桥梁检测中心对她进行了定期检查,经鉴定潍安路大汶河桥为危桥,主要病害为东侧老桥南侧第一孔高桩号外侧支点横向开裂贯通,仅靠钢筋连接受力,形成了3cm的错台,已经形成断板,随时有断板踏桥的可能。

自那日起,老汶河桥被列入危桥,开始限行。为确保桥梁运营安全在桥梁两端设置限载标志,限宽等交通限制措施。

“大型客货车已经禁止通行”陈佃强说,桥梁限行开始其实已经离大规模的修整不远,危桥的隐患无法预知。

势在必行的改造

今年8月25日,限行两年后的老汶河桥全面限行,大面积的改造正式开始。

上午9点,站在大汶河桥南头,能隐隐听见桥北头传来“啪啪”的钻头击拍桥面的声音,49岁的张志梁把车停在限行标牌前,绕过围挡走到面目全非的大汶河桥上,桥面上尽是碎落的石块,桥南侧坍塌掉了一段桥面,意味着这座桥不得不并行修整改造了。

据张志梁说,他从哈尔滨刚回来,在那儿和朋友一起做工程,经常接一些大小桥梁的承建和加固工程,自称“半个行家”,对桥梁建设的些许参数他也能说得挺专业。这次回来之前,他早听说过那场沸沸扬扬的“大桥坍塌事件”:



限行时的老汶河大桥。

服役45年的安丘大汶河桥“大修”,让人关心的是,还有多少这样的桥梁需要却没能得到“大修”

危桥,改造中

“还死了好多人,那么大的桥,才建了几年说塌就塌”……

8月24日早上5点30分,哈尔滨市通车不到1年的阳明滩大桥一引桥发生坍塌,事发时有4辆货车停放在桥上,事故致使3人死亡,5人受伤,桥龄一年。

张志梁说,一年对于一座桥意味着它刚刚“跑开”,就跟打篮球一样,每一个篮球要拍起来顺手要经过一段时间磨合,而对桥梁来讲,磨合只是验收的一个过程而已,“这样的桥,应该庆幸它一年就塌了”。

8月25日上午,安丘这座小县城第一座跨河大桥全线限行,服役45年后桥段开始整合改造,损毁部分选择直接拆除重建。也许在外面见过的大桥多了,对这个县级的小桥没有那种始于桥梁建设者的热情,抑或觉得这种未雨绸缪的改造理所应当,对于眼前这座已经开始大规模改造的老汶河桥,张志梁不想多说。使用年限差

不多了,承载了45年的来往车辆,“只希望改造后的桥别出问题”。随后,他用手直指暴露在外面的桥面钢筋:“这些太细,得加粗”。

2013年6月份老汶河桥将改造完毕,陈佃强说,老汶河桥禁行之后另外两座桥的交通压力马上就出来了,最堵的时候能堵1个小时。有网友在网上留言说道,每天上班走到汶河桥,那只能是一个字“堵”:堵车、堵路、堵心。每天都要发生几处小车祸,人车更是苦不堪言。还有网友干脆提出建议:能不能将四个水泥墩子,安放在北桥头往北30---50米,到长安铁塔门口以南的地方合理设置。这样就最少变成四车道,具体情况可以按实际情况改造,并在往北的地方加一警示标语,往东走的沿河路口,放两个墩子。桥南头限高,并加一警示性标语。

不知道,这些建议改造后的老汶河桥能否采用?

尴尬的县界危桥

搜罗有关潍坊市区的桥梁的好多资料,“危桥”是一个几乎看不到的词汇,可转至县县交接处,那些对当地有着相当交通意义的小桥却往往被忽略,而危桥在那些地方却经常被提起,危桥的命运往往都摆脱不了两种情况,无限加固限行或者直接弃用。

2011年10月19日,本报曾报道位于安丘与沂水交界的一座名为宏伟大桥的危桥,县与县交接处那些不知名危桥的命运,在这座桥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时至今日,一年将过,再回到那个现场,依然清楚地看到那些光秃秃的桥柱被水侵蚀的痕迹,两边依然是挖空了的河道,两岸仍是枯荒的草木。桥两头修建起的两道实体墙意味着,这里依然是限行,醒目的红色标识告诉人们这座桥是“危桥”。而当年相关部门

“促成该桥加固或者重建”的承诺也成了一纸空谈。

再去问相关部门的时候,对方那几句无奈的回答似乎意味着,那些县界危桥的命运只能如此。

想起四十多年前那焦点般的横空出世,真的不一样了,现在人们过桥的时候,宁愿擦身而过,也不愿意再在桥身上走过。四十多年来,经历了岁月变迁,当桥的命运让步于发展,透过繁荣的经济背后,危桥的命运又是如何?

与之对应的,市区各种桥梁却是定时检查,不时加固,频繁整修。

安丘的一位老人告诉记者,安丘老汶河桥西侧有一座年岁更久的小桥,建在老汶河桥之前好多年,至今完好无损。后来的老汶河桥建成之后,那条小桥就成了人们观光垂钓的地方,据说那是当年德国建筑者建造,“听说当时的水泥还是用蛋清和的”。